

春 訊



短篇小说集

春 讯

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74·合肥

春 讯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7\frac{3}{8}$ 插页: 5 字数: 140,000

1974年4月第1版

197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5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626 定价: 0.50元

目 次

春 讯	张俊杰 (1)
“老分析”	于家乐 (17)
丰收前的战斗	杨志明 黄再兴 (31)
巧 燕	吴叔平 (53)
命 令	程传鼎 (73)
大路朝阳	王华培 (86)
插秧时节	韦正英 (98)
春满田间	王全枢 (114)
林海新歌	柯居上 (128)
演出之前	任怀远 (148)
风展红旗	唐述安 (162)
把 关	宋振国 (175)
女锻工	张小琪 (186)
“战斗号”船长	柳志刚 (205)

春 讯

张 俊 杰

中心河从七岭山奔腾南下，穿过层层山峦，象把利剑，把一抹平川劈为两半。河东的叫东大圩，河西的叫西大圩。现在都是生产建设部队的耕地。

新春的一个早晨，太阳把中心河两岸的长堤，抹上了一层金辉。堤上那十里桃林，整整齐齐，刚刚摆脱严冬寒潮的侵袭，枝条上的嫩芽还没露头，花骨朵却争先吐着花舌，向人们喜报春讯。

在堤埂上，走着一位军人。他高高的个子，四方脸，浓眉下一对深邃明亮的眼睛笑咪咪的，看了叫人可亲。他是团部协理员吴波。吴波急匆匆地走着，望着含苞待放的桃花和那清沏的河水，心里说：“要赶到桃花汛之前哪！”脚步迈得更大了。

原来那东大圩的几千亩地是一营三连耕种的。土地肥得冒油，但地势低洼，每年桃花汛一来，总要积水，往往

因涝减产。这块地成了一营粮食增产的绊脚石。昨天团党委做出了根治东大圩内涝的决定。由于三连春耕生产忙，便把这任务交给了团直属建筑连。这个连的指导员到外地学习去了，只剩下连长张阔海在家。为了把这项工作落实好，团直党总支副书记、协理员吴波亲自到建筑连蹲点。昨天会议刚结束，今天一大早他就赶来了。

吴波登上横跨在中心河上的胜利桥，极目远眺：东大圩麦浪似海。麦田里，人影晃动，银锄闪光；锄麦的，送肥的，歌声响亮。望着这一派繁忙景象，吴波心里一阵翻腾：东大圩的每寸土地、每棵麦苗都浸润着兵团战士的心血和汗水啊，决不能让无情的洪水再来吞噬！想到这里，吴波紧紧肩上的背包，脚下生风，不一时来到建筑连驻地。

在建筑连营房的粉墙上，“**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**”的大标语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特别醒目。吴波拐进院门，就听到一阵“乒乒乓乓”的响声。抬眼一看，只见一排长王喜和几个生龙活虎的战士，正拿着斧头、锯子修车架，装车轮；有的手持鸭嘴油壶，在往飞旋的车轴里滴油。吴波心里一喜：连里已经摆开阵势了。

“协理员来了！”眼快的王喜发现了吴波，战士们立即亲热地围过来和吴波招呼。王喜抢过了吴波肩上的背包。吴波问道：

“干开了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王喜头一扬，大声说，“昨天连长接到电话，就进行动员，大伙劲头可足了，都急得嗷嗷叫，盼着早干哪！”

几个战士也七嘴八舌地抢着说：

“协理员，你看，板车轮胎气打得蹦蹦跳，车轴油滑，就等开工运料啦！”

“瓦刀、砍刀、泥抹子，十八般武器都准备齐了，就等着修排灌站了！”

“修排灌站！”吴波一楞神。他顺手拎把锯子，迈脚踩住木料，和战士们一起干起来。一边锯，一边和战士们啦呱。当他从战士的口中知道连长张阔海准备在东大圩修排灌站，并且连夜绘制了草图时，心里觉得不踏实。他很想找张阔海问问情况。便和战士们打了个招呼，拎起背包，径直进了连部。张阔海不在，只见桌子上放着三角尺、铅笔等绘图工具，烟缸里堆满烟灰、烟头。不用说，这是张阔海连夜奋战的痕迹。王喜脚跟脚地进来说：“你找连长吗？他饭碗一丢就到东大圩去了。”吴波说：“好，我去看看。”说着出了门，直奔东大圩而去。

今年东大圩的麦子长得比往年好，绿得发黑，盖没了地皮。春风吹来，泛起绿色的涟漪。吴波走在大堤上，看着这喜人的庄稼，肩上象压了个无形的担子。他边走边思索：修个排灌站！时间、经费、人力……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啊！他正沉思着，忽然堤下传来“哗哗”水声，一看，张阔海正在躬着腰挖土。

“小张！”

“哎。”

张阔海抬起头，一看是吴波，扔下大铁锹，迎上来说：“协理员，听说你要来，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。”

“快？”吴波指着堤上的桃林说，“那桃花流水在和咱赛跑哩。”俩人说着，笑着。吴波望着张阔海说：“怎么样？任务交给你们有意见吗？”

“意见？”张阔海乐哈哈地说：“眼下各农业连都忙着春耕大生产，一个人抵几个人干！要不，这任务咱抢还抢不来呢！”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张阔海黑黑的面孔，厚嘴唇，虎里虎气，办事有股韧劲。别看他平时闭着嘴唇话不多，可只要有任务，饭不吃觉不睡也要完成。是一个猛子扎到底，摸不到鱼儿不出水的人。他特别拿手的是绘图。那可真不是吹牛，只要把所需要的图给他讲清，就看他三角尺上推下挪，铅笔“嚓嚓”有声，……画出来的图，笔调又细又黑，既清晰，又美观。他今年只有二十五、六岁，是全团数得着的连队干部。

吴波望着张阔海的黑红脸膛问道：“准备怎么干哪？”

张阔海用手抹抹额角汗珠，说：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”

说着，从挂在一旁桃树上的挎包里掏出卷纸，“哗”地抖开说：

“看看怎么样？”

吴波笑咪咪地盯着图纸，没开口。那图纸的确是精雕细刻，画得清清楚楚。张阔海见吴波没吱声，以为他没看懂，就解释说：“我的意思在这儿建个排灌站。”说着又指着图纸，一口气把排灌站的结构讲完。吴波把目光移到张阔海的脸上：张阔海眼圈略现青灰色，眼球布满血丝，不用说这都是熬夜的象征。但他乐陶陶的脸上没半点倦意，眉宇间依旧透着坚毅的神情。吴波看着，胸中涌起一股激动的感情，暗想：“多好的干部啊，担子再重，可从来不知累，不叫苦。他觉得，只要在正确路线指引下，张阔海这块好钢会越炼越硬的。”吴波问道：“在这里建站没其它问题吗？”

“我就是为这事来调查的。”张阔海指着刚挖的五、六个土坑说：“协理员，你看，泉水清如酒，没问题。”

吴波夺过锹说，“你歇会，我来看看。”

说着，甩掉外衣，卷起袖子，两手搓几搓，“唰唰唰”左右开弓，在张阔海挖的土坑里往下深挖了十几锹。张阔海在一旁嚷着：“没问题！协理员，省点力气吧。”话刚落音，只见吴波端起一锹土，刚离水，就听“哗啦啦”一阵响，泥土象牛屎样散落在水里。张阔海“啊”了一声，一捋胳膊，猛地往土坑里抓了一把，泥浆钻出指缝往下直淌。他惊叫道：“啊，流沙！”

吴波立起身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这调查还不够深入吧。”张阔海“叭”地把泥浆摔在地上，说：“我来治。”

“小张，”吴波收敛了笑容，看着张阔海说：

“这流沙能治，是不是还会出现其它问题呢？流沙给我们提出个重要问题，别看跟土疙瘩打交道，还有不少道道呢。我建议回去召开支委扩大会，进一步深入调查，全面了解东大圩土质水情，再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我们的方案。”张阔海默默地点点头。

他俩回到连部，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参加支委扩大会。

王喜一进门就嚷：“协理员，连长，你俩合计好了吧，啥时开工？”

张阔海头一扭，不冷不热地冒了一句：“有流沙，吹了！”王喜一听，急得挠头跺脚。

会上，吴波传达了团党委关于治水的决定，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根治东大圩内涝的任务，并强调指出搞农业生产建设，一定要牢记党的路线，加强党的领导，发动群众，深入调查研究，这是完成任务的保证。接着他又说：

“今年全团能不能超千斤，东大圩几千亩地起着关键作用，咱们的任务既艰巨，又光荣，只有拿出个多快好省的方案，才能完成任务。汛水眼看就要来了，时间紧迫呵！我们大家先来摸摸东大圩的脾气，怎么样？”

“协理员，”王喜摸摸嘴说，“你讲得咱都没心思吃饭睡觉了！可咱们都是嘴上毛不长，说话没准头呀。”

“喂，抓紧时间，谈点正经的吧。”张阔海催着。

王喜的话倒引起了吴波的兴趣。他笑着问：“那大伙就想想，看谁的胡子长。”

沉默片刻，一个班长“噢”了一声说：“三连有个伺

养员叫于清伯，真是胡子又长又白，年过六十，是个有心人，说不定是张活地图哩。”话音刚落，“于清伯”三个字立刻出现在吴波的工作日记上。

每一个人发言，吴波都仔细听。会散后，他就欣喜地对张阔海说：“小张，你看，这会一开，收获不小吧。”接着他又指着笔记本上的记录说，“象这样一些意见，给我们提供了调查的线索呀。看来，我们有必要把调查范围扩展到兄弟连队。”

“我真担心，去搞调查，一晃又是几天。”

“小张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，而不是在它的先头。’我们只有尽快地把情况搞清楚，才能尽早地下决心。”吴波解下墙上挂的挎包说，“我先去找于清伯呱呱去。”

“你这就去？”

“对！时间逼人呀。”吴波说着，背起挎包出了门。

接待吴波的是于清伯的老伴。她抱歉地说：“俺前年参军的儿子，野营训练路过县城，俺叫老头子去看看，明个才回来。”

吴波眨眨眼，笑容可掬地问：“大娘，听说于清伯在这儿住了好多年？”

大娘满脸绽开了笑纹：“他呀，生在这儿，长在这儿，闭着眼睛走都迷不了路。这儿的田土，老一辈的就数他摸得清。他刚够着锅台，就会摸鱼捉虾，后来人家给他治了几

句，说啥来着，”她掠掠银白的鬓发，“噢，说他‘水深路远甬丈量，哪坡哪洼手心掌’。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一带土呀，水呀，心里有本帐哪！”

吴波越听越高兴，板凳直往大娘身旁挪：

“大娘，于清伯的经历真不少呀！”

“这老头子，没事的时候整天嘴里哼着唱着，还爱诌几句顺口溜。就是个火爆性子，不论谁做事不公道，他脸一板，定要给你搬搬理。可得罪不少人呀。”

“坚持原则好嘛。”吴波赞许地说。

“你还夸他呢，”大娘两手一并，往腿上一按，“那年修西大圩排灌站，他和那个来看地形的工程师吵得脸红脖子粗的。”

“为啥和工程师吵呢？”吴波急忙问。

“啥根由不知道，我那阵子到孩子舅舅家去了。这件事还是回来后才听说的。回来那天，正赶上下雨，队里歇了一天活，他也不在家歇歇，偏偏到中心河摸了串鱼，噎噎往场部跑去了。不知咋弄的，回来铁青着脸，气得胡子直抖，进屋里喝了几口闷酒，蒙头睡到天擦黑。”

说到这里，大娘拉拉吴波手臂神秘地说：“后来才知道老头子为了治什么东大圩的事，又跟工程师打嘴仗了。”

于清伯的故事，紧紧扣住了吴波的心弦，他又进一步问：“于清伯每天爱琢磨啥？”

“他呀，种庄稼，摸鱼虾，修犁整耙，都能摸几下。有空就爱到胜利桥头转转，叭哒着旱烟袋，瞅着中心河……

来，来，你到这儿看看。”

大娘象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推开了偏房虚掩的门。吴波走进一看，只见床下尽是棍棍棒棒，最显眼的是屋中间一块木板上相对放着两滩黄土。一滩黄土上安着只火柴盒。

大娘说：“这玩艺也不知老头子派啥用场？自打跟工程师吵过架，就不碰了。近两天他捣鼓这些玩艺又象着了魔，喊他吃饭，也听不见，老是望着房顶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‘还不行哪。’”吴波摸着、听着。心想，这里边一定大有文章，非亲自见到于清伯不可。这时，一个倔强、朴实、藏着丰富知识的老汉形象，在他心中油然升起……

吴波离开于清伯家，一出门，便与匆匆跑来的张阔海碰在一起。

“协理员，你回来了，快，快！”张阔海不容分说，把吴波连推带拉，朝东大圩东北方向跑去。到了地点，张阔海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流沙高低叫我避开了，不信你看。”

吴波伸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二尺见方，一米多深的坑里，少许渗进些清水，映照着张阔海的笑脸。吴波放眼朝前看，差点叫起来。原来象这样的坑，大大小小的有近二十个，翻起的泥土在阳光下闪着油黑的光彩。张阔海把一只脚悬在锹把上弹动着，乐滋滋地说：“你看，站修在这里，站基不会发生问题吧。这里离东大圩七百多公尺，从那儿修条水渠，就可以把水引来。这叫做……”

“排灌站搬家，是吗？”

吴波点破张阔海的用意，接着说：“这一搬家，工程就更大了！时间来得及吗？得花多少钱呀！”

“时间抓紧点，完全可以赶在桃花汛前面。花钱嘛，……”张阔海扬扬眉毛，毫不介意，“搞建设哪能不花钱，有本才有利嘛。”

“你这说法不对。”吴波严肃地说，“咱们搞社会主义建设，一石一木都要算得精确。当然办事要花钱，但是，这钱要花在关键地方，要把一个钱掰成两瓣花。能少花钱，办好事，不是更好吗！”

见张阔海没作声，吴波又缓缓地说：“现在这个方案还不能定。刚才我从三连来，听讲于清伯对东大圩的水土情况很了解。他今天不在家，咱们明个一块去，再了解一下情况。”

张阔海红着脸，脖子上的根根青筋鼓跳着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了解！了解！眼看桃花汛跟着屁股撵来了，怕到时候站修不成，麦子被淹，鸡飞蛋打一场空。”

吴波喜欢张阔海心里有啥，就竹筒倒豆子——一倒净光的脾气。他淡淡一笑，平静地说：“汛期是要来了，可咱们急也要急在点子上。单枪匹马，关门搞设计，脱离周围群众，就会象盲人骑瞎马——迷失方向，背离党的路线呀！”

“这些道理我懂。可我们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！这方案啥时候才能定下来呀？”张阔海心烦意乱。锹把在他手

里不停地转动。他扛起锹，皱着眉头，在原地来回走了两步，一拍头说：“去就去吧。”

两人从地里回来，前脚刚跨进门槛，“滴铃铃”电话机就响起来。吴波抓过话筒：“嗯，……我就是……什么？”他突然眉头紧皱，脸孔一绷。张阔海瞪圆眼，瞅着吴波，他知道吴波轻易不绷脸，一绷脸情况就不妙。最后他见吴波深深吸口气，胸脯一挺，响亮地回答：“是！”

吴波放下话筒，对张阔海说：“团首长说，地区气象站预告，汛期要提前，估计只有三十二天时间了。党委要我们赶快上报治水方案。”

张阔海呼的一声从凳子上窜起来，心急火燎地说：“协理员，火快烧到眉毛了，不能再拖了，就这样建站吧。”

“不！还按咱们刚才商量的办！”吴波坚定地说。

第二天清早，天下着细雨，条条雨丝砸得中心河乱挤眼，洗涤着河堤上的十里桃林。

吴波和张阔海卷起裤管，披上雨衣，钻进雨中。

于清伯昨晚从县城摸了一路黑回来了。这会儿他戴着大斗笠，提着水桶正要出门去提水。

“大伯。”

于清伯抬头一看，是位解放军同志，在他后面还站个小伙子。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热情地说：“喔，是你们哪！这大雨天，我老伴说你们怕不会来了，我说一定会来的。哈哈。”

“他是我们团部的协理员。”张阔海走上前一步忙介

绍说。

于清伯早已明白他俩的来意，放下桶，擦擦手，上前攥住吴波和张阔海的手说：“快，屋里坐。”三人进了门，往板凳上一坐，张阔海递给于清伯一支烟，三人便话头接话尾地叙起来。于清伯从东、西两大圩的产生，讲到东大圩的土质变化。吴波听得眼睛都不眨。最后于清伯捋捋白胡须说：“东大圩的土质，我沱了两句顺口溜：表面黑泥巴，内里豆腐渣；几天连阴雨，地里翻浪花。”

“大伯，”吴波好奇地问，“为啥叫‘豆腐渣’？”

“那是因为，靠西大圩河岸有流沙，放在手里都攥不住，我就给它送个外号叫‘豆腐渣’。”

张阔海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。

“大伯，修西大圩排灌站你参加了？”吴波问。

“哎，提起那件事，真叫人气瞎眼！”于清伯胡子一撇，怒气冲冲地说，“六三年来了个说是治水的工程师，坐着小汽车转到西大圩。连车都没下，从车窗里探出脑袋，打着眼罩，望了几眼，拍拍车子说声：‘行了。’转回场部画了张图纸，要在西大圩修个排灌站。当时场里一个干部，把那个工程师的意见当作‘圣旨’，非要我们修建不可。我们肺都气炸了，问他们：‘西大圩不过五千米地，哪用修这么大个排灌站！这不是浪费国家的财产吗？’那个干部说什么：‘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住狼，人家工程师是从百年一遇、千年一遇的大水着想，站得高，看得远。你们不能只顾眼前，目光短浅！’我一跺脚就走。结果这个站修

好后，两台机子长年睡大觉。”

听到这里，张阔海涨红了脸，不自然地挪挪身子。吴波紧握着拳头，问：“那时咋没想到根治东大圩？”

“哎，越说越教人生气！”于清伯又接着说，“这东大圩更是收旱不收涝，好年景那小麦长的，嘿嘿，真是：麦穗一抻长，麦粒圆胖胖，抓到手里沉甸甸，咬一咬，满嘴是粉浆哪。可是桃花汛一来，到手的肥肉，吃不上嘴，收的没有种的多。我们去找领导，要求根治东大圩，可那个干部说：‘工程师讲了，东大圩是扶不上树的死猫，没什么根治价值。咱们地多，东大圩算是年三十打兔子——有它没它都能过年。’我们当时气愤地说：‘咱们不能睁着眼看庄稼年年叫水淹，要多打粮食建设社会主义呀！’那个家伙却‘乒’地关上门。从场部回来，我的心跟油煎样呀，我和大伙一商议，就下了狠心：他们不干，我们自己干！”

“你们打算怎么干呢？”吴波赶紧问。

“我想起了有一次放假，我在河里摸鱼，一猛子扎下去，发现中心河底被西大圩的水冲了条沟。双手往里一摸，肉滚滚，鱼尾巴打手。我一把逮住了一条，再下手时，别的鱼已钻进西大圩排灌站蓄水池里去了。我心里一亮：鱼能钻洞，水也能钻洞。咱安一根大管子，把东大圩的水从中心河底引到西大圩排灌站，问题不就好办了吗？”

吴波忽然明白，放在偏房里的木板，不正是一个根治东大圩的沙盘吗？两滩黄土是东、西大圩，那火柴盒正是西大圩排灌站。可是没等他说话，张阔海已一拍腿站起来，